

女性神学何去何从？

Where is Feminist Theology Going?

——Past and Future

杨克勤 美国西北大学

Yang Keqin Northwest College, U.S.A.

[英文提要]

The current development of feminist theology in the west is facing some apparent difficulties, among them being the stubborn persistence of a male centered language system. Therefore, the author of this paper turns to yin-yang feminist theology, which has grown out of indigenous Chinese traditions in search of a more promising path and future for feminist theology, briefly discussing related issues in the process.

女男之间存在着不易分隔的相互关系。想要同时尊重女与男的本位及保持女男之间的互惠关系不是现实社会甚或女性神学的常态。一方面，武断、霸权、惟独女性主义的分隔神学必须停止；另一方面，以往几千年来宗教及社会对女性的宰制、压迫及歧视亦必须停止。这两方面的宰制若不结束，女性神学只能自说梦呓，不能对神学及人类有实际的贡献。

女性神学及诠释学的前景

复和与批判的张力

阴阳女性神学的目的有二：一方面回应西方女性神学的缺陷，另一方面以本土思维启迪本色神学的建立。女性神学时常被批评，认为其批判父权神学时，却看不见自己的缺陷及问题：汉语女性神学必须更加谨慎，因为阴阳本身的思维比西方思维更缺乏批判精神。

西方的女性神学在要求极力创新的诠释中明显批判了父系结构和父权主义，可是阴阳式的汉语女性神学能否超越批判本身呢？其实，阴阳式的汉语女性神学有妥协、复和的功能，故其化解及复原的能力使得其批判力薄弱。阴阳式的汉语女性神学需要西方先知批判精神的补助。

阴阳式汉语女性神学的挑战是，要在批判和超越自身中突破神学教义及信仰教条的限定空间或范畴。女性神学的解释是否有界限？笔者认为没有的；阴阳互动的不断催生也是没有界限的。我们不能局限阴阳式女性神学的领域；这神学应该以生命或死亡的基础来重新察看所有的教义及神学。

主义与完全的人性

汉语及中华的女性神学必要走出一条极异且新的诠释道路。种族或性虽自我中心的权力要求往往是引发暴力及野蛮主义的导火线，这暴力及野蛮主义不但在商业、政治、文化或军事领域中可见，在神学、宗教和信仰层面亦然，而且更可怕——因为它可能以神圣术语架空任何批判的可能性。殖民主义的观点假设掌权者比他人懂得更多，借自称“上帝”来自保，命令他人顺服。殖

民主义的观点假设他者无能，也假设他者的价值必须系以绝对的顺服。

在耶稣基督里的新创造显示男女均可成为完全人性的代表。种族主义或性别主义时常低估个别性别的完全，它们以男性或女性价值观来给女性或男性定位。灵智主义的阴阳同体人性也与汉语阴阳区分互惠的观念不同。譬如灵智瓦构廷派把上帝构想成终极的阴阳二元共同体，故完整的人性亦要如此。其他派别的灵智如《三部训言》中论述最初的神圣源头流溢出超自然分体神(51, 1-104, 3)，文中肯定父是独一的、单一的而不是二元共同体。基督教三一神论解释人类按上帝形象和样式而做，表明人类完全人性可在男女群体中实现，但女及男又是完全人，而不必以阴阳同体体现。

人类与宗教语言

60

阴阳式的汉语女性神学接纳无限的创造以及神人之间的差异。无限的创造论不赞成创造已完毕。譬如寻找女性可用的语言是女性诠释学所看重的。语文是人类思想、感情和行动沟通及建立传统的重要工具，使用及创制适切的语言不是简单的事。传统的基督教语言使用单性（男性）以及排外语，令女性不一定能认同。单性的语言强化阶级的观念，例如用“男人”（man）代表人类，又将男性的代名词“他”（He）称呼神。一方面女性不一定能完全投入这样的信仰经验，另一方面它又强化了男性至高无上的地位，贬低了女性，使她成为“他者”。单性语言的含糊使用，如以男性的名词“圣徒”、“弟兄”、“儿子”指有男有女的群体也是一个难题。当《圣经》使用“使徒”、“先知”、“牧师”和“教师”时，我们能否联想到有男有女的教会领导层呢？

英语的男性重心似乎不易化解：“妇女”（woman）字里有

“男人” (man), “女性” (female) 字里有“男性” (male), “她” (she) 字里有“他” (he), “人类” (humankind) 字里亦有“男人” (man)。女权语言家一度提议使用中性的“人” (person) 化解男性中心字, 但“人” (person) 字里有“子” (son), “人” (human being) 亦有“男人” (man)。使用“它/他” (it) 来指人当然不行, 使用“他/她” (he/she) 读起来不顺口。在神学用语上这个问题更加严重, 因为上帝是无性别的, 但英语的男性重心使得上帝有性别, 不是男性 (He) 就是女性 (She)。有些中文《圣经》翻译已晓得言说上帝与性别的问题, 故以“他”来代称神, 此字读音与人称的“他”或“她”同音, 这就是汉语的优胜。

女性神学在寻求另一种可用的语言, 提议突出以女性隐喻来形容神的经文, 以平衡过去以男性隐喻出现的神, 这方面的工作, 摩仁格 (Mollenkott) 在她《女人、男人与圣经》 (*Women, Men and the Bible*) 中, 作出了不少贡献。^① 摩仁格的结论是三位一体的神每一位都结合了男和女的特征, 而神其实是超越人的性别限制, 所以我们不可单从字面来解释《圣经》的隐喻, 以为神是男或是女。她也是提倡把神的男性和女性的隐喻放在一起看, 使人对神有更全面的认识。^② 除了重视神的女性隐喻外, 女权主义者也倡议多用一些非性别 (non-sexist) 的隐喻, 如神是道路、真理、葡萄树、圣者、磐石、首先的、末后的、朋友等来形容神。无限的创造论挑战我们继续反思本色基督教的诠释和重建, 以期能用多元的方法来表达我们的神学。阴阳式的汉语女性神学提供我们有更多空间重构及容纳不同观点的神学。多元文化的神学方法能超越本土神学的限制。

① V.R.Mollenkott, *Women, Men and the Bible* (Nashville: bingdom, 1977).

② Mollenkott, *Women, Men and the Bible*, pp.55-68.

男神与女神的争论

Isherwood 和 McEwan 指出父权神学神论（他是一位引导罪人的超越者）以及女性神学神论（他是一位临在与女男相近的上帝）的差异。究竟如何弥补这鸿沟呢？神与人在产生、成长的层面是否能有互动的关系？Isherwood 和 McEwan 认为这两种“直线进路”（上帝引领人类至末世、出埃及的经历）以及“生死循环”（自然及女神的敬仰）的宗教意象必需整合为“直线及循环，理性及感性”的宗教经验。^① 这也是阴阳模式能容纳及表述的。一些学者则指出以女神（Goddess）代替传统的神（God），罗伊特则提议用神/女神（God/dess）称呼神，以保存神的独一性。^② 阴阳模式能否在女性神学的方法及内容上作出整合呢？

62 阴阳式的女性神学是否认为只有女性才能合法地拥有自主自立的经验或神的形象，而男性欠缺呢？它又如何避免分裂神的形象为男与女？许多西方女性神学提倡女神敬拜，这样不是提倡多神主义的神学吗？若女性神学想以女神主义代替男性神学，那么多神主义的批评是正确的。但为了更全面地认识上帝，不少女性神学家认为添加女神的那一面是必要的，那么阴阳式的女性神学又如何调和这一难题？也有些女性神学家并不欣赏伟大圣母或女神，她们认为这跟伟大天父或男神的形象没有两样，都是不容他/她的孩子长大成人。

Isherwood 和 McEwan 认为对多神主义的指控是依据父权社会的价值共识。在世界各地的社会群体中，男女的启示都是不对

^① Isherwood and McEwan, *Introducing Feminist Theology*, p.141.

^② K.B.Sakenfeld, "Feminist Perspectives On Bible and Theology," *Interpretation* 42 (Jan. 1988): 14.

称的。^① 在一些社会里，父权逐渐退化，虽然父权仍然有“能力”，并有制度及工具发出“正统”教义，但不少个人经历是不赞成父权的霸占。在与神的关系里，人们比较喜欢母亲与大自然的象征。这象征不要求顺从而是要求合一；宗教的主旨不是距离关系的对立及自我的委身，而是与生命的融合为一。

女性神学的前景将是对男神女神或男女同体神的争论。女性神学认为考古学的证据显示最古老的上帝的人类形象是女性。上帝的人类形象是原始之母 (Primal Matrix)，她是一个巨大之腹，一切生物从那里衍生。她是新生命的源头，不是世界背后的抽象原理。神并不是高高在上的抽象自我，神是新生命的源头。故女性神学家认为女性神学不把属灵与物质分割为阶级制度，因为最基本的物质（母亲的生育）是受生命和灵力所影响的。

普世与本土神学

明阳式女性神学的起始虽然是以本土为主，但其目标应该是指向全球、普世及全面的以期缔造和平互动的社会。阴阳式的女性神学不是单单为女性而设，这神学是女男共创的。这种神学承认罪恶及破坏能力的存在，也承认信心群体的能力以及上帝带来的盼望。离开宗教群体不是女性神学当走的路。这信心群体必需包括男性与女性。如果女性与男性神学未能真诚地对话，女性神学的建设也不会有健全的发展。

虽然本文的探讨范围不能全面处理不同宗教和区域的妇女神学，本文的基本观点认为，“妇女本位”神学是汉语本色神学的开路先锋。女性神学的前景是不同区域、国家、宗教、种族的妇女神学百花齐放。自 1975 年联合国在墨西哥举办妇女大会以来，

^① 参见 Isherwood and McEwan, *Introducing Feminist Theology*, p.142.

1995年9月4日—15日在北京举行的第四届妇女大会已约有四万人参加。世界各地妇女从不同角度探讨人类共同的问题，特别是与妇女有关的：贫穷、教育、健康、暴力、军火冲突、抉择、公共参与、结构操作、性别平等、媒体形象、世界性权利、环保及女孩的权利等课题。来自不同区域的妇女如拉丁美洲、非洲、亚洲，已多次聚集到这里从事妇女神学的建构。^①

宗教对妇女神学的影响是深远的。妇女神学的前景也将更严肃开拓这块敏感的园地。即使基督徒不易接纳前一世纪为“后基督教”世界的观点，基督教神学中的妇女神学却不能闭门造车，排除其他宗教传统的经验或经典。迄今为止，不同宗教传统的人未能真心地开始对话，我们不是太武断就是太妥协，形成了“后基督教世界”的神学不是统战式的就是杂碎式的。基督教学者或许可先从较熟悉的历史传统着手，如犹太教文献，找出可取的传统作为妇女神学重建的资源。其他对话传统可渐增广，包括以古典基督教神学为主流的基本神学主题（如东正教、天主教）、边缘化的传统（如诺斯底主义、孟他努主义、教友派主义）、非基督教的近东和希腊罗马宗教，以及哲学、批判式的后基督教世界观（自由主义、浪漫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及世界各大宗教等。

女性与自然的结构

女性神学最灿烂的前景可说是女性与环保的同一结构研究，

^① 参见 Rosemary Ruether edited and introduced, *Women Healing Earth. Third World Women on Ecology, Feminism, and Religion* (Maryknoll: Orbis, 1996)。书中指出拉丁美洲（9~60页）、亚洲（67~776页）、非洲（117~184页）妇女做出的贡献，只可惜亚洲代表只有韩国、菲律宾、印度，而中国妇女神学似乎未有一席之地。

故“女性环保”（Ecofeminism）已是常见用语。^①对女性神学而言，女性的宰制是父权的结构对大自然的强奸。女性神学认为女性、身体、大自然之间存在着不可分割的关联——生命系统的复杂关联。父权意识的罪愆性在于自我与天地的分隔、主体与客体的对立、上帝与自然的分裂。女性神学所要批判的就是父权结构的“大谎言”，因为父权意识以为如此的分裂是权力的集中、智慧的善用、天意的成全。但结果却是大自然的破坏、自我的疏离、天意的扭曲。

女性主义者认为女性不应让男性控制或侵略她们的子宫，也不应让父权控制或侵略大自然。子宫与大自然都是生育的实体与表征。那些失去对自己身体的主权而任意被男性宰制的女性，更能认同与大自然的痛苦。她们不能选择所爱，因为身体是附属父亲与丈夫的。她们“生命的价值”在于保全自己身体的贞洁，而实际上在父权价值中女性只不过是货物、身价而已。若被发现有任何不妥，她在交易过程中就失去价值，甚至有可能被虐待或处死。她的身体如被卖给她的丈夫，为他生子，受他吩咐，并承受他姓氏、继承他的财产。女性就一生为男性的享乐与尊严而劳作。她身体所受的剥削是大自然被男性结构剥削的写照。父权主义统治世界，将身体、人类、大自然当作附属品。劳工的辛劳身体成为掠夺和使土地荒芜的工具。人类在此种父权宰制结构下破坏了地球的生命系统。

女性环保所处理的是生命本质的问题，基本策略有三：结构性了解女性与自然的宰制根源及救赎，注重政治与文化的原理以便宏观把握世界；探讨自然宗教、以尊重女性的宗教为女性神学

^① 参见 Val Plumwood, “Ecofeminism: An Overview and Discussion of Positions and Arguments,” in *Women and Philosophy*, ed. Jana L. Thompson (*Australian Journal of Philosophy*, supplement to vol. 64, 1986)。

的“经典”；鼓励女性积极承担“绿色政治”环保的责任。

总 结

本文的意图不是要将新兴学科“女性神学”定义成固定的形式。本文主要是记录下那些想找出线索，试图在其他解释方法中寻找出路的尝试。这些方法或角度不一定有系统，有时甚至杂乱；尤其是在跨文化的诠释中，这些方法不容易被纳入固定的范畴。华人教会刚开始这一研究进程，我们自然未看清沿途的艰难险阻，可是女性神学这条路必然要走。我们已经迈出好几步，并知道不可能做得十全十美；但切记：若不尝试、冒险甚或犯错，神学的发育必不健全。为回应当世处境，也为下代铺路，我们开始发问、开始指出摧毁或建立生命的神学方法，确信这是一条男女都要走的路。